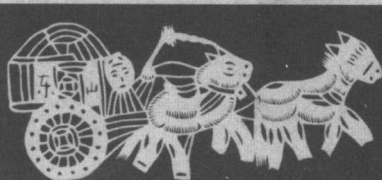


菜畦香

绿色女人倾情衣食趣味



布衣暖暖

桂苓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寒山转苍苍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布衣暖暖

林雪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菜根香

绿色女人倾情衣食趣味



城市边缘

桂苓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衣暖暖·菜根香香 / 桂苓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3.3
(二指丛书)

ISBN 7-219-04751-7

I. 布... II. 桂...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4577 号

剪纸提供 罗宇飞

摄影 冰 岩

总 策 划 江 淳

策划编辑 罗宇飞

责任编辑 罗宇飞 赵彦红

美术编辑 李筱茜

装帧设计

李筱茜

责任校对 李带舅 杨 冰

布衣暖暖·菜根香香

桂苓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 53002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开本

8 印张 166 千字 63 幅图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9-04751-7 / I · 723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感应·表达

- 葡萄——大眼睛的女孩 / 3
留鸟菜 / 5
“对腚”石榴 / 7
女性的草 / 9
空壳·空穗·空枝 / 12
垃圾精品——西瓜灯·小桔灯 / 16
花生瀑布 / 20
诗性与唯美的土豆 / 23
红花 / 28
把麦穗染了 / 31
香 / 33
臭 / 36

● 怀旧·伤逝

- 红烧茄子·醋熘藕 / 41
鬼捏的馒头·鬼打的墙 / 44
西装革履·烤地瓜 / 46
灰窝的馒头·草窝的猫 / 49
江南笛子·西北鼓 / 52

● 言说·白描

- 日常白描 / 57
青青白描 / 72
“凉”之白描 / 83

● 光线·透视

“酷”是一枝梅花 / 87

“吧”上动物 / 88

看不懂了，卡通人 / 91

物的档案时代 / 93

要智能还是本能 / 95

眼睛按钮 / 98

看报·吃糖·吮虾条 / 101

拆、脱与“活力28” / 103

志摩的小曼时代 / 104

一个都不能少 / 107

眼睛音乐·耳朵音乐 / 109

世界杯期间，到大兴割麦子去 / 111

一首劝女人离婚的歌 / 119

一篇文章的阅读分析 / 121



感应 · 表达

我总把最美的词语与诗句献给植物，最深浓的感情最亲密的友爱献给植物，我说女儿是我一棵一棵栽下的植物，或者干脆就是“一棵女儿”。我还说像植物那样活着，我总是想念故乡那棵结一种小脆枣的枣树与香椿树更多……



葡萄——大眼睛的女孩

一粒一粒葡萄总是星星一样入梦的。小时候感冒了嘴巴烧得少滋没味了吃过好多种水果罐头，惟独没有葡萄的。是葡萄的晶莹玉润适应不了流水作业和千百双手的摆弄吗？纯洁的事物总是娇贵无比，放在孩子的一双小脏手里，葡萄沾染了些污垢、潮湿的汗迹，萎缩、腐烂、变质。我不知道反过来如何，如果有一种葡萄，谁碰了它，那一只轻言褻渎的手迅即变黑、肿胀……怎样？

毒葡萄该是生长在童话里的，像白雪公主的继母那神奇的苹果，或者森林大地上繁衍不息的带毒的蘑菇。我喜欢这样双双带“++”字头的植物，它总蕴涵着一种潮润、丰美而神秘的气质。比如还有芫荽、芋艿、芍药、芙蓉、芦苇、莼萝、茯苓、茼蒿、芭蕉、茉莉、茱萸、苔藓、荸荠、菡萏……就像一对双生姊妹，精神的双身。我们噉口轻呼：葡萄，然后一个明白晓畅的大眼睛女孩的形象浮上来，并且沾染了些许葡萄的香气和紫色汁液，就像未及构思小说，但小说中女孩的名字已琅琅上口。我们开始了对一个名字的暗恋——由暗恋而故事跌宕生起……葡萄，有没有一个女孩子她名叫葡萄？真正心仪葡萄是二十岁那年的夏天，在城市东郊的小院子里，手植的几株葡萄缠缠绕绕，攀援到房顶上，一嘟噜一嘟噜葡萄由青到紫，整个成长的过程被我所见。那年我百无聊赖，等待着分配，一旦拿到通知单就去报到上班。我看到葡萄心里有一种惶惑，我的成长又被谁所见？葡萄，在喧哗的黄昏渐次沉静下来的夜里，这一渐次



汁水丰盈、溢涌、淋漓的神秘果实，它吸纳了星与月的光辉，蛙潮露浓的温润，化一切美好为独秀。我从未见过葡萄开花，也是粉紫的小碎花吗？还是根本不开花？就像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孩，一声不吭地不被关注地某一天突然走上前来，却是一个美神般的少女？葡萄，是琥珀、宝石、玛瑙和怀春少女的黑眼珠，闪烁在七月初七落雨的夜，闪烁在往日重现的故事之中。

葡萄，还使我想起小时候的桑葚和草莓，这都是些能让人吃醉的果实。桑葚，总是染紫了我们的衣裳、手纹和柔嫩芳香的嘴唇，一只喜鹊在桑葚枝上拣来拣去地吃，在上帝眼中，它是与我们一样纯朴的子民。而今日大街上的草莓，大得骇人，再叫草莓几乎亵渎了它原本芬芳的形象。我只看一颗也不买，我怕吃了催肥的草莓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巨无霸”起来。有些果实变小了，像西红柿，小的得我们重新命名；而某些果实不该大地大，几乎有些惊心动魄。小时候第一次见草莓的情形就像第一次遭遇爱情至今不忘。不知它是什么，只是一味地神往，一味地加以拟想，及至后来认识了草莓，所有关于它的记忆伴以微风动、落花香的愁绪淡淡浮起。小学农场的草棵里，是谁手栽的一株草莓？为什么熟透了而无人采摘？这真是一个谜。那几天我小心翼翼放在口袋里，跑起来也怕碰疼了它，捂住口袋像护住一只鸟。结果草莓把布衣裳都染了，那应该是很好看的草莓色吧——我在《好色》里应该好好地写上一笔。我惴惴了几几天，但周围的人无声无息，那么，那株草莓真的是为我而生的了？就这点，也像爱情，一个人，就默默地在他父母的手

心里，长了二十年，等我采摘，一句怨言、嗔怪和讨价还价都没有。有些东西注定是谁的，总会在某个路口，某个星光之夜等你。就像七月初七，葡萄紫了的时候，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总在鹊儿搭起的浮桥上由分离而聚首，由乌发而白头。

仔细想想，葡萄、蘑菇之类的词，拆开来看，均无意义，惟有二者结合，才组成丰美的词义（初一课本里专门把这词归为一类），代表一种芳香的事物。这点，其实也像人类的爱情与婚姻，那些世间少有的纯美爱情。

留鸟菜



朋友几个围着桌子吃饭，我出了个主意，每人把眼睛蒙上，能隐约看见盘子位置即可，不至于瞄错了地方。但蒙着眼睛又看不见盘子里到底装的啥，吃到嘴里看能否猜出是什么。

老G说，反正到我这个无底洞里都是好菜，捡我这筐里都是好杏，管它是啥，九曲回肠绕它一圈总也是有机肥。我吃所有的菜都一个味，或者串了味，分不清谁是冬瓜、茄子，荤的呢，分不清鸡鸭猪牛，反正都是吃了使我肥胖的动物高脂肪，专业户喂它们加了激素的饲料，和我自己吃激素差不多，大家一起呆胖、傻胖，猪呢，听说都喂安眠药了，光睡光睡，睡了长傻膘，没消化完的巴比妥进了我的循环机制，每寸皮肤都处于休眠状态，我也长点憨膘吧。

猪们牛们，谢谢你，胖得半憨半傻的我，最终也可以拱着石槽哼哼叽叽直接吃草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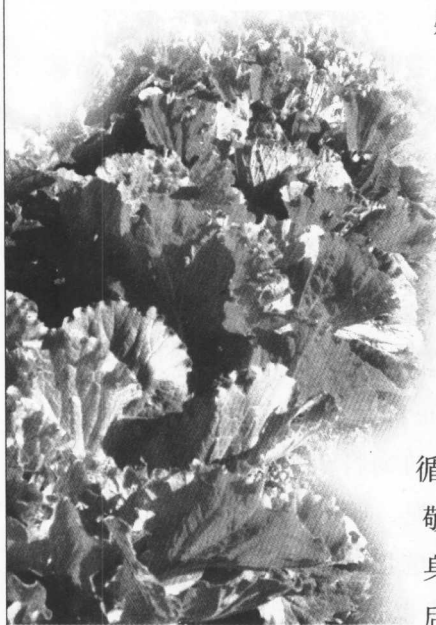
一次煮鸡蛋，居然一股子鸡屎味。先生说也就你这刁钻古怪的一张小嘴会吃出鸡屎味。我把煮鸡蛋的水晾凉了反复地闻，仍是一股子连阴雨季的鸡窝味，闷热的暑天里一群鸡挤成一疙瘩的腥臊味……说穿了，鸡身上很重的“体味”，和鸡屎味实在没区别，像臭美和格调兮兮的GG、MM洒半瓶古龙水或CD香水也无济于事。

我称没有季节分别的菜叫留鸟菜。小时候吃的茄子茄子味黄瓜黄瓜味叫候鸟菜。谁嘎巴扭断一根黄瓜，半里外都能闻到那清香。看瓜的老头机敏的不仅仅是耳朵，倒是长着一只狗鼻子，灵得很。刘亮程写一个人家数少了一只鸡，怀

疑邻居吃了，便突然地闯到人

人家家里，装做很喜欢人家小孩子秧秧的，很亲热地抱起人家孩子亲了亲，其实是闻闻有无鸡肉味。这事搁到现在就不灵了——鸡没鸡味，鸭没鸭味，吃了也是白吃。那些随季节

转换、冷暖变化而自然生态循环更替的植物，我由衷地崇敬它们，像崇敬生命的尊严本身。桃花开后开杏花，稻花败后结倭瓜，扁豆、柿子、辣



椒，一茬一茬，永无休止。但只待一场秋风，吃过那些老秧子上的新瓜瓠和老扁豆，萝卜该上市了……继而白菜成堆地码在窗子下了，冬天来了。春暖花开，莺飞草长，鸟们从南方飞来了，一季的菜们带着鲜香上桌了。春韭、椿芽、荠荠菜……蒜的苗与薹，小油菜、蒿菜、莴苣……每个“艹”字头都是一根一拱一拱冒出的嫩芽芽，像裹在襁褓里的小娃娃，拱几下就蹿高了，长大了……一茬人又出生了，长大了、老了……

而如今的菜市场里，五花八门地堆积着，夏季吃到嘴的大白菜远没有从前物质匮乏的岁月里想像或记忆中的、令人怀恋的大白菜香，那时的孩子开卧谈会集体“精神会餐”，那份香啊，是最香的香。

留鸟菜，化肥的味道，泔水的味道，催熟剂的味道，急于求成的味道，把我也吃成一个懒惰、速成、恶俗、心存侥幸、不求上进、不问过程、直奔目的的人了，像留鸟一样，在一个城市里呆着再不愿动窝了……

“对腚” 石榴

朋友从老家带回来两枝石榴，不是两“个”，是两“枝”，带着黄中泛红的叶子，杆已是干枯了，相依为命的“老两口”（干果）也渐趋憔悴。石榴我爱，带干枝的石榴我尤爱，放在书架上，由着果与叶一径变枯，无比生动无比乡野，无比恬静而甜美，似乎秋高气爽的一野蓝天



白云都为我蓝蓝白白着……

孪生石榴，俗一点说，叫“对腚”石榴。写出来那个字似乎不雅，但是，有些词是注定入耳入心的。像“猫猫”、“初八”这些小名，长大了便不让人再叫，能这么喊你的肯定也是在心底生根发芽的那一个，那种最朴素最原始的爱与友谊却是贴心贴肺的。

现在的商店爱作秀，弄点乡野情调，橱窗里铺着细沙，几尾蒲草整齐地扎成一束插瓶……其实想弄点乡村情调，谁也比不上我，泡沫上按麦畦麦垄的样式插几行麦茬，掉几个麦穗，间隙养几棵细瘦杂草不比谁都逼真？细沙地上歪歪扭扭地踩几个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脚印或干脆五个脚趾头印，杂乱地扔几棵长短不一的稻草，一只谁不小心跑掉的草鞋，一个看瓜棚，不是更此处无心更有心？以前我在家曾做过这样那样手工：篱笆小院用麦秸插成，还横着捆几下；小树枝做的柴门，铁丝做纽；灰硬纸壳做的大小房子，还有窗户烟囱，贴着宣纸做的一舔即破的窗户纸，里面点蜡烛时烟囱便冒烟，窗户泛着洞房花烛一样的甜蜜的光与气息，我无比温柔和顺地凑到男朋友怀里，仿佛当时也做了新娘；更妙的是我还扎了一个麦秸垛，顶结实的，你用手指头一下两下推不倒，能真的一样撑个五六级大风，够养头老牛一冬草料之需的……对了，小院子还拴着一头羊，当然，这所有的手工制作里，只有这头羊是商店里买的小孩子塑料玩具，小小的，正好与我的那些比例相谐，可牵到屋子里去的。

生一双巧手使我自矜得可以，我爱我的手犹如初为人母爱自己的独生女，每每逛工艺品店的时候，便撇撇嘴，还

不如我的构思！或者，我又有了新的构思！那是我最灵跳的时光，实在得意得可以，比穿了件新棉袄还高兴！

只是吃鸡蛋的人别看下蛋的鸡，知我做手工的人千万别看我的手，1997年秋电视台拍我的专题，想拍这只写文章又做手工的手，摄像师说，这只沉默的手，沉默的力量胜过画外音千言万语的诠释。完了我从我家的43寸大彩电上发现上面除了茧子便是伤痕和疤啦！当时我盼着全市人民都回到9寸小黑白的年月。这让我想起张念的行为艺术“现场孵蛋，拒绝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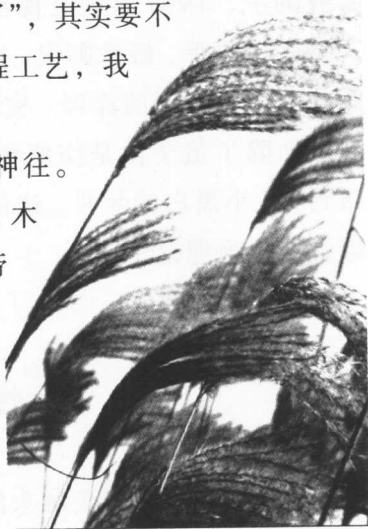
女性的草

和妈到实在没多少玩头的地坛，倒得了大补偿似的，拾了许多柏壳。妈摘下方围巾，像小时候我跟她下地，妈在她一个人的那三分地里，撷一把青豆角，摘几个小青瓜，没办法弄回家去，就用头上的蓝布头巾包成小包袱兜回去。青瓜青豆放衣襟里兜着，会露一截小白肚皮，十岁的孩子，多少怕羞了，抬头低头又总碰上调皮的小男同学，哪壶不开提哪壶似的，越怕碰上，越是碰上。想想我自己有十年光阴曾与乡野乡村挨边，真是今生无比的财富，至今它使我的生活有着青瓜青苗的清香与清凉。家常的日子总尽量地与乡野乡村挨得近些，买菜要虫咬的，带露水的，买桃买杏要癩唧唧的，没被基因串了的，一个朋友说他找对象时大城市的一概不要，虽绝对了些，和我买菜的道理一样。



母亲为我兜着柏壳，我不停地弯腰捡拾。妈说“够了，够了”，我仍不听，捡柏壳的兴致像捡麦穗。这是一个有着午后三点暖暖冬阳的周末，北方的都市总是大风大寒，而今难得的一个暖暖冬日。妈总说“够了”，其实要不是她说民间线香的手工作坊流程工艺，我怎么懂得柏壳的好处？

我对一切民间的事物充满神往。染坊、豆腐坊、缝衣铺、打铁铺、木工铺……都是神奇之所在，上帝似乎对于他的智慧子民，格外给了一些眷顾。那都是些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每一个作坊的汉子都背了一身的神秘故事，那来自夜半幽冥之处的灯



光、星光伴着无数个寂寂长夜的蛙鼓虫鸣，都一起化作无言的物质秘密流淌。想像吧，染坊，那几十个五颜六色的大染缸，化合成怎样亮烈的色彩炫了我们盲瞽一般的双目？木工铺，又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那一截截老皮皴裂的木头，锯、磨、刨、榫，而为一件件精雕细镂的嫁妆？

我爱苏童小说是有原因的。他的笔下故事多是发生在这样的场景里。我在苏州狮子园看苏州民俗展，一个明清时代苏州全市的小模具里，遍布几十家大小不一的手工作坊，有着明清小品的韵致，自己恨不得变小了走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去。

柏壳放在家里，拿它不知如何是好。放芳香盒里，闷

上盖，怕那水果香甜腻了它；泡水瓶里，怕玫瑰铿锵的气息泡酥了它，熏坏了它；就撒放在小漆盒里，又怕猫抓挠逗弄它……线香是用来点的，我不会拿柏壳做线香，直接烧柏壳大概也有此功效，像生煤球炉子一样火柴点它，拿把蒲扇扇着，满屋子狼烟四起，会不会招来救火的瑞恩大兵？赶紧灭了它，点点星光依然不依不饶顺着柏壳子花瓣边缘潜行，就这么闷燃着吧，像夏夜点燃的蚊香。这样的幽幽微火，搭一竿竹，撑几件小衫小褂的上面烘着，定有额外的熏衣功效吧？

离乡村久了远了，不知哪儿找薰衣草去。其实在乡村偶尔生活过的十年里，也从来没见过那种雅致的草，它一向入诗、入词，想来定非寻常俗物。薰衣草是一种女性的草。其实乡间乡野里生长的草都是女性的，有着纤细的茎杆，小巧的造型，细密的叶子，淡淡开着不香不鲜的花，像邻家无人关注默默成长的小丫头。我似乎还没见过哪种草是大老爷们的草，也没见过哪家大老爷们会爱惜一棵草。

